

城市 · La vita interiore · 剪影

莊達成

洋溢書香的房間 電車徐徐叮叮的叫聲 招來
夜色的降臨 誰人下意識地合上書本 點亮了
眼神中的光明 快餐店買來的便當燒味雙拼飯
混合冰凍綠茶佔據身體四周有限的空間 新聞
報導十萬人踏著烈日上街了 鏡頭裏的黑上衣
滲透著汗水 口號進擊感情的領域 應和樓上
天花板的聲響 應該是椅子傾倒的聲音 不知
有沒有人受傷 撥開窗簾 小露台的衣服已經
乾透 鄰居的窗戶如鏡子反射 開著派對猜拳
狂叫 喝酒浪聲 逐點逐滴傳送到神經的末梢
……拉上鐵門 轉動鎖孔 樓梯間幼稚的塗鴉
緊鎖著管理員無奈的雙眉 猶如那補習和出租
廣告視若無睹地粉飾街燈的面孔伸張商業空間
而誰人也漫無目的地彳亍著小步洞察不同視覺
讓路子進站的列車 擠了進去 誰也不認識誰
微鹹的汗味 充斥在空氣中的粒子 月台輕震
門打開後 只有一瞥帶過 你流向東他漂向西
接過那張傳單 解說著個人保險計劃 遞上名片
叫你考慮 不知道銀行何時延長服務時間了
七十一 早已二十四 麥記也試著 百佳更以
廣場的規模向四周大躍進 只有街市的阿婆在
四圍張望……傳教士或許會伺機呢喃幾句 門
推了出去 對不起 沒有興趣 巫邪須要隱身
遠去 教堂正像巨人的獨眼 望穿黃昏的陰霾
給人靈魂 祈禱平安慰藉 無牌小販 木頭車
軋軋的微響載著一箱箱加州的陽光 疊得很高
足以觸及人的高度 孤伶思量著 隨時需要移
轉當下的角度 轉進街頭的便利店 咬一口愛
情三文治 要額外塗上一層薄薄的牛油 讓它
慢慢溶化滲透 消失 此刻 遠處盲人彈奏婉
約的歌聲 沒有凝住行人匆忙的腳步 剛起步
的小孩拿著糖果伸出手來 要放進去 卻被媽
媽趕來的雙手 硬生生 拖走 在分叉的路上

正躊躇去向 彷彿欲墜的海報 找不到著落的
 機場 偶而降落在飛氈的報紙裏 港聞A版上
 半版六個字的標題吸不住勞累的雙眼短暫垂下
 呆望著紅燈轉黃 黃燈轉綠 走進知識的領域
 錯過了余秋雨與余杰的對話 在三層的寶塔裏
 尋找未曾找過的角落 輕輕的腳步 追憶從前
 繞過挪威的森林 到達靈山的彼岸……關門了
 街燈熏黃的光暈 扭成碗形 照那夜盲的青年
 在邊緣的阡陌上 撿拾光陰 失去灌溉的方向
 家庭往往只是睡覺的一個驛站 飲光啤酒鉛罐
 踢到灰色的石屎世界 尖叫的口哨 伴奏別墅
 的叫牀聲 射向偶而路過的女孩子身上 笑聲
 洗刷了整條大道 煙頭 燃燒著空氣中的氧氣
 啟動了引擎 時代廣場 先施百貨也遠遠丟在
 後面 回憶也在那裡 不願跟隨回家 任由漆
 黑在美麗中肆虐上演 煙花璀璨的輝煌 衣裳
 倩影的暗香 換上另一次的化妝 所有沒有顯
 露的 都在這剎那間 鬆脫 釋放 然後定型
 ……升降機依舊張開沒有上下齒的大口 承載
 軀殼存在的重量 他們在交談 你活在聲音與
 對話之間 迷惑於嘴唇的開開合合 咔嚓開門
 走到窗邊 仰望 俯視 隱約的月光披灑繁忙
 街道 那遠處矮樓的牆 窗子 角落 染上了
 非典型肺炎 黑壓壓 輕煙縷縷飄起滲著油氣
 一一緊貼著它 逃不了 黃黝黝的油漬 塗上
 面孔 抹不去 銀河下 蹲踞在綿長文字背後
 聒聒絮絮地寫著 宛如 一朵開在家中牆頭的
 紫白曇花 恬靜地貼近吹拂過的風 花蕾正等
 待明天 到來 開放……

